

邵钧林 黄国荣 郑方南 著

沙场

当代军旅长篇小说

shachangdianbing

点兵

未来战争什么样？中国军队能否打赢下一场战争？事关国家安危，牵动亿万人心。北方军区以基地化训练把部队逼向战场。红军猛虎旅与蓝军野狼团，演习场上四番虎狼之争，个人事业、命运、爱情、友情冲突交织其中，深层次触及部队现实困惑，多视角展示我军官兵忧国、忧军、忧民的强军大志，讴歌了康凯、庞承功、陆雅池、楚淮海等一批肩负历史使命的当代军人英雄群像。

作品既展示恢宏豪迈、惊心动魄的军事对抗和观念冲突，又注重人物内心情感世界的细腻刻画。既刻意张扬英雄主义、奉献牺牲精神，又娓娓动听书写纯洁爱情和丰富生活故事。让草原狼精神为特征的游牧民族文化和《三国》典故、兵法为象征的汉民族中原文化蕴含其间，更使作品和人物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质，读来激动人心，又不失艺术享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邵钧林 黄国荣 郑方南 著

沙场

当代军旅长篇小说

shachangdianbing

点兵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场点兵 / 邵钧林, 黄国荣, 郑方南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6.1

ISBN 7-5059-5192-0

I. 沙… II. ①邵…②黄…③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60143 号

书 名	沙场点兵
作 者	邵钧林 黄国荣 郑方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满意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5.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5192-0
定 价	2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9)
第 三 章	(36)
第 四 章	(46)
第 五 章	(56)
第 六 章	(66)
第 七 章	(77)
第 八 章	(93)
第 九 章	(110)
第 十 章	(122)
第十一章	(139)
第十二章	(149)
第十三章	(161)
第十四章	(171)
第十五章	(184)
第十六章	(202)
第十七章	(209)
第十八章	(222)

第十九章	(239)
第二十章	(260)
第二十一章	(282)
第二十二章	(309)
第二十三章	(333)
第二十四章	(354)
第二十五章	(374)
第二十六章	(395)
第二十七章	(415)
第二十八章	(438)
第二十九章	(460)
第三十章	(479)

第一章

1

晨雾如烟,似云,在茫茫草原弥漫、飘忽、流淌。草原失去本来的模样,变得神秘、奇异,疑似海市蜃楼,又如蓬莱仙境。唯有那星星点点散落在晨雾中的蒙古包,不容错觉地倔强标示着它是草原牧民的家园。

一盏、两盏、三盏……微弱的灯光在雾中洒开,伴着灯光,空旷的原野此起彼伏地响起悠悠人声和马的嘶鸣。

巴雅尔从蒙古包的后面走出,对蒙古包门喊,大嫂,乌兰,该起床了!

沈梦兰在窗前梳头。我已经起来了。

乌兰还懒懒地裹在毛巾被里……让我再睡一会儿嘛。

这丫头,你不是要去“那达慕”献花环吗,还不早点起来打扮打扮?

乌兰起身钻出被子,有些不耐烦。还打扮啥?够招人的了……

在另一片晨雾里,依稀可见一座座排列在大草原的军用帐篷。帐篷边出没着一群战士。刷刷,一根根绳子解开,一顶帐篷软软地塌了下来。晨曦中,塌下的帐篷底下有个东西在蠕动。政委梁明辉掀亮了手电。手电光里,魏小飞惊慌失措地钻出帐篷,露一张尴尬的脸。梁明辉将魏小飞拉起。

队伍都要出发了,你还在睡大觉!

魏小飞拍着胸口,我的娘哎,我当是房子塌了呢!吓死我了……

不远处传来坦克、自行火炮、步战车等各种战车发动机的轰鸣,编队已经完成,部队整装待发。庞承功身着迷彩服,手戴白手套,踩着战

车的轰鸣，潇洒地走向自己的越野车。梁明辉领着魏小飞匆匆赶来。

真是灯下黑，差点把警卫员落下了。

有你政委在，落不下。出发吧？

梁明辉看了看表，好，出发。

庞承功拿起高频拨号对讲机，各营注意，打开车前灯，按预定路线开进！

梁明辉不解，怎么，天都大亮了，还开灯？

高手过招，总得先把眼睛瞪圆了。

打心理战，先以气势压倒对方？

庞承功淡然一笑，对着对讲机下令，出发！

刹那间，数百台战车前灯齐明，多路开进。

2

成群结队的牧民们穿着崭新的节日盛装，骑着马，赶着勒勒车，从四面八方朝那达慕大会集结地赶去。沈梦兰居中，乌兰和巴雅尔在两侧护着，三个人骑着马，在人流中并驾而行。

乌兰看着沈梦兰，大妈，您离开草原很多年了吧？

整整二十五个年头了。

嗨，比我年龄还大。

要不是你阿哥调到训练基地来，大妈恐怕还回不了草原呢。

阿爸，你不是要让我阿哥来参加那达慕吗？

巴雅尔有些遗憾，够呛。听说他当了什么蓝军司令，正忙着打演习呢。

那真是太可惜了。凭我阿哥那身手，在那达慕的“搏克”场上准能拿名次，说不定成为草原的“达尔罕”呢！

傻丫头，那达慕的“搏克”场怎比得上解放军的演习场！那可是飞机大炮，真打真闹。你阿哥这次如能打个大胜仗，那才是真正的“达尔罕”呢！

你放心，我阿哥他败不了。不然咱草原人怎么会叫他“野狼”呢！

几匹骏马飞快地从他们身边跑过，甩下小伙子们的喊声和笑声。

各种战车组成的车队如滚滚铁流,开着大灯,浩浩荡荡。这条坎坷的泥路,被车轮、履带碾压蹂躏得不成样子。庞承功和梁明辉坐着敞篷越野车,行驶在车队中间。

政委,对这场力量悬殊的对抗,康凯他会怎么想?

……你怎么突然研究起康凯来了?

知己知彼嘛。

演习双方都是按预案走,我了解不了解一个球样,还不都是红胜蓝败。

那可不一样。别说演习,就是演戏,要是不了解对手的戏路子,再好的演员也有可能出丑。

要说康凯,咱们师真没有比我更了解他了。当年在红二连,我和他睡的是上下铺,一直干到他当连长,我干指导员……

庞承功打断对方,我只想问一件事——前天开演习预备会,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叫他野狼野狼的,也不怕他生气?

怎么会呢?他的小名就叫狼崽,一直喊到上高中才启用康凯这个大名。

新鲜!有叫虎崽牛崽的,没听说还有叫狼崽的。

这你就不懂了,游牧民族崇拜的是狼。

庞承功一愣,什么,狼?

这时庞承功他们离蓝军阵地有一百公里。他们说的康凯就在那阵地的一座碉堡里。身着迷彩服的康凯从碉堡里钻了出来。他沿着堑壕一直走到坡顶。康凯站在山顶俯瞰草原,他看到了它的辽阔壮美,也感到了它的神秘莫测。他收回目光,投向他们的阵地。防御工事沿起伏的山势而筑。堑壕、碉堡、坑道把一个个山头勾连成整体。阵地前,设置着一道道三角锥、铁蒺藜和一片片雷区。这些一点都没能让康凯激动,他那紧锁的眉间,隐藏着忧郁。团参谋长肖书悦和参谋冯远东匆匆赶来。

我真服你了,演习都要开打了,你这当参谋长的能睡到现在不起床?

嗨,我的大团长,这种演习你还当事?摆摆场面,走走程序而已。

你我他妈的全歇球了，还不照样玩得滴溜溜转。

康凯放下脸，摆练也是练，也不能瞎对付。走，一起到阵地上转转去。

嘿嘿，我还想回去睡个回笼觉呢。

康凯朝肖书悦的屁股上拍了一掌，行了。三人说笑着沿塹壕走去。

红军的战车以战斗队形向待机阵地继续开进。梁明辉的话更让庞承功对康凯产生了兴趣。

真没想到康团长是蒙族人？

梁明辉斜了庞承功一眼，他母亲是汉族人，大学毕业从江南支边到了草原。他父亲是地道的蒙古族汉子，曾被草原人誉为“纳钦”……

纳钦？什么意思？

蒙语是雄鹰的意思。当年他父亲在射箭、赛马、摔跤“男儿三艺”的比赛中力冠全旗，获得了终身荣誉“达尔罕”的称号。当兵不到两年就破格提了干，在（一九）六九年那场北方边境反击战中，带领一个连拼杀了三天三夜，最后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

庞承功侧过头，肃然起敬，是吗？

梁明辉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他母亲没有再嫁，一直生活在草原上，直到康凯初中毕业，母子俩才回到江南……

4

八月，草原最美的季节，天高地阔，水绿草青，碧野千里。一个个洁白的蒙古包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绿茵之中，一片片羊群如落地的白云飘移绿野之上。一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似从天际飘来，在草原上回响。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牧民们像汉族人赶庙会一样热闹，人欢马叫，到处洋溢着欢腾的节日气氛。

草原的另一处歌声更加嘹亮，几只高音喇叭把阎维文的《一二三四歌》送出几十里。这里是演习场的观礼台。

在观礼台上，321师师长魏嵩平正蹲在一长条桌子的顶端，像打靶似的在瞄什么，他朝基地的导调科长杨光招招手，杨科长！你过来一下！杨光立即跑过来。

今天来这么多首长和贵宾，你们基地也太不讲究了，咱们一块儿

整整。

魏嵩平说完像打靶似的，用一只眼瞄着，用手势指挥着杨光和战士们把一长溜矿泉水瓶摆成一条线。男女解说员走过来找魏嵩平。魏嵩平手按着桌子直起了身子，什么情况？说吧。

女解说员为难地说，演习场面这么大，内容又多，解说的语速、节奏很难把握……

魏嵩平笑笑，你们根本用不着担心。只要把表对准，按每段解说词前面标定的时间念就行了。你们念的和演习双方的战术动作是一致的。我用秒表掐过多遍，保证万无一失……

基地司令陆元衡，集团军的陈军长、贺政委陪同参加观礼的有关领导陆续进场。魏嵩平热情地迎了上去，和来宾握完手，急匆匆地把陆元衡拉到一旁。

魏嵩平神秘地说，楚副司令要来。

陆元衡一愣，什么？我们基地没有接到通知呀。

刚才我跟首长的秘书联系了。首长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楚副司令的脾气你是知道的，他喜欢出其不意，突然袭击……

一辆由沙漠王子改装的越野指挥车颠簸在崎岖小路上。越野车冲过一条小河，驶上对岸，又冲上山坡。接连艰难地拐过几个急弯，终于驶上一条通往草原的路。越野车刚翻过一座坡，开车人正要换挡高速前进，迎面一位交警打了停车的手势。车窗玻璃落下，露出楚淮海那张朴实得像个老农的脸。

交警很有礼貌，老师傅，前面封道，请你绕行。

楚淮海当然不想听他的。绕行？哎，同志，我们就去前面部队的训练基地。

到基地不应该走这条路啊。

楚淮海嘿嘿地乐了，我们就是特意绕道绕过来的。

交警很佩服，真有你的，根本就没有路，不知道你是怎么绕过来的，调头回去吧！

楚淮海笑笑，我这人从来不愿走回头路。

交警不高兴了，你这老头，想跟我犟是不是啊？你不是爱绕嘛！怎么绕过来的你就怎么绕回去。

秘书童立新赶紧下车，把交警拉到一旁，同志，这是我们军区首长的车。

交警态度马上好了许多，哦，分区来的？

是北方军区。

交警眼睛瞪圆了，北方军区？大军区啊！军区首长起码也是个中将吧？这么大官，我还真没见过。让我见识见识。交警边说边走过来拉开了后车门，立正敬礼，首长好！驾驶员小钱靠在后座嘴角挂着口水睡得正香。交警愣了一下，“砰”地关上车门。

童立新笑了，同志，你弄错了……

交警头也不回，想唬我是不是？我还真差点让你吓着了。说罢气呼呼地走到车前头，打着手势催楚淮海赶紧把车开走。

童立新赶紧追上去，同志，你误会了，开车的才是首长……

交警猛回过头，大嗓门把童立新吓了一跳，你怎么不说是中央军委主席！我告诉你，别糊弄我，我不吃那一套！

“那达慕”主席台四周红旗招展，彩旗飞扬。草原上人来人往，一片欢腾。巴雅尔和沈梦兰走在人群中。乌兰扬鞭骑马而来，翻身下马，把手中的花环递给人群中的父亲。

爸，解放军派医生来了，旗里让我去迎接。

巴雅尔着急了，那这花环你也不要了？

沈梦兰也说，这花环你可不能随便扔。咱蒙族人不是常说嘛，骏马要配好鞍，美女要配达尔罕！该给你爸和你大妈找个女婿了。

大妈，先让我爸给我拿着，你放心，今天谁是赛场上的达尔罕，我就把他给你套回来。乌兰话音未落，人已拍马而去。

5

虎头是猛虎团的象征。一顶顶帐篷前飘扬着一面面“猛虎”红旗。庞承功和梁明辉沿红旗夹道并肩走着。

团长，插这么多的旗，会不会让旁人觉得有点张扬？

师改旅的风声越刮越紧了，尽管上面还没发话，网上的信息可已经铺天盖地了。无风不起浪，红军团的摊子真要是散在咱俩手里，你我可真成了末路英雄，无颜见江东父老啊！魏师长在这个当口千方百计说服上头搞这次演习，显然有其深层思考。

张扬、造势、包装，能管用？

适者生存，是万物演变的护身符。

梁明辉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庞承功在敞篷越野车旁站定，转身扔过一双白手套。

梁明辉接住，怎么，让我也包装？

庞承功整了整自己的白手套，毕竟不是土八路的年代了。

这可是演习，不是过节。

庞承功跳上车，手一扬，演习可是咱军人的盛大节日！越野车像出山虎似的向前一蹶，飞奔而去。

与猛虎旅整个一个相反，蓝军阵地上一片寂静，官兵们静静地守候在阵地上，战壕里还传出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口琴声。康凯和肖书悦也靠在堑壕边上聊着天。

团长，我看你就是操心的命，忙乎这种演习，还不如去睡觉。

少发牢骚。摆练也是军事演习的一种形式，蓝军总得有人当的嘛！导演部已经出了预案，就得执行，绝对不能出问题。

能出什么问题？走走程序，跑跑过场，咱们是跑龙套当陪衬的，想出问题也出不了。

龙套跑不好，同样会出事！咱可别给基地添麻烦！

添麻烦哪敢，不过还没有麻木而已。我就看不惯庞承功那股神气，不就是到俄罗斯啃过几天黑面包嘛，牛得跟珠子朝天了！

人家牛，有牛的资本。正团级，比我小五岁，据说在本军区是最年轻的团主官。

肖书悦不服气，别说你，管我还得叫大哥呢。

康凯似乎有些烦躁，解开迷彩服的扣子，你想杀他的傲气，这次是没有机会了，要是真对抗，倒是真该练练他。

哎，团长，我要是憋不住，真的冷不防地给他一下怎么办？

康凯看了看肖书悦，那你就离开蓝军团。

庞承功乘着敞篷越野车检阅完自己的部队，然后给营连干部训话。庞承功健步来到队列前，营连干部刷地自动立正。庞承功的军礼标准规范，他没有说话，先用目光检查营连干部的着装。庞承功的目光挑剔地停在坦克营营长林中兴的脸上。

林营长，请你把军帽戴正，把迷彩服的左领子翻出来。

林中兴赶紧把领子翻出。

王连长，请你帮你们营长把帽子戴正。不规范的东西不能成为习惯，习惯就会成痼癖。请大家记住，仪表也是战斗力。

王志鹏出列，双手为营长正军帽。

庞承功一直看着王志鹏为林中兴正好军帽，全体营连干部耐心地等着。庞承功站在队列前一摆手，魏小飞刷地打出一面特大的“虎头”战旗。庞承功手扶旗杆，亮开了嗓门。

同志们，这次演习意义非同寻常，我想谁也不会愿意看到321师和猛虎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被抹掉！我和政委提请大家记住一句话——有作为就有地位，有成绩才能保住团旗！我们一定要让这面旗帜永远飘扬，让这杆旗帜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插到每一个胜利的地方！

李春良、林中兴、王志鹏等营连干部群情激奋，欢呼着热烈鼓掌，唯有柳成林视点不在军旗上，目光偏移，心有旁骛。

好！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其他同志解散，柳股长留下。

柳成林这才回过神来。庞承功大步走向柳成林。

庞承功虎着脸，柳成林，大家都在用目光表达自己对团战旗的感情，你东张西望的在看什么呢？

柳成林用嘴朝庞承功身后一努。庞承功回头望去。不远处，伫立着一位年轻漂亮、朝气蓬勃的中尉女军官。庞承功恼了，回头冲着柳成林，怎么，女人比战旗还重要？

柳成林面无表情，团长，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火红的战旗像满天的朝霞到处飘扬，可漂亮的姑娘如罕见的流星转瞬即逝。备注——本人未婚……

还没等庞承功反应过来，柳成林做了个鬼脸跑远了。

庞承功哭笑不得，哼，这小子！转身欲走，被楚冰冰挡住了去路。楚冰冰虽然面带笑容，目光中分明含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和挑衅。

庞承功皱了皱眉头，你是哪个单位的？有什么事？

楚冰冰根本不接话头，你刚才的战前动员挺煽情的，风度也还算不错……

庞承功打量着对方，几句受用的话显然使他的态度变好了许多，演习很快就要开始了，看热闹应该到观礼台去。

到处看热闹才是我的本分，真正的热闹在那儿是看不到的。

庞承功眉头又是一皱。

楚冰冰递过军官证，看来需要认识一下。

庞承功接过一看，不觉一愣，你是《国防报》记者？

我叫楚冰冰。

庞承功下意识地敬礼，欢迎欢迎！

楚冰冰嫣然一笑，依然一副挑衅的口吻，尽管你我肩上扛的都是两颗豆，可你比我多一条杠，怎么先给我敬礼了？

庞承功不失风度地，记者可是无冕之王啊！

楚冰冰眼中闪过一丝赞许，目光顿时柔和起来。

田青河行色匆匆地跑来。

庞承功一怔，怎么，有情况？

正如你所担心的。

庞承功扔下楚冰冰，扭头就朝指挥所走去，什么情况？

田青河紧随庞承功，我让侦察股派人到蓝军阵地看了一下，发现他们在主阵地上玩手脚，想出我们的洋相呢！

庞承功淡然一笑，唱对手戏的是头野狼，我心里总有觉得有点不太踏实，担心节外生枝，冷不防搞你一下。梁政委还说那位蒙族兄弟绝对是一个讲诚信守规矩的实心人呢。

以往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叫我当蓝军我也憋气。

咱俩去会一会这头野狼！……

楚淮海的座位仍空着，陆元衡不时地看表。

魏嵩平向陆元衡建议，陆司令，能不能跟军区 and 集团军的领导说一下，把演习开始的时间向后推迟二十分钟。

陆元衡愣了一下，这怎么行呢！

我个人认为是可行的。只要延长炮火准备时间而缩短最后冲击时间，对整个程序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这样就有可能让楚副司令看到总攻，看到这次演习的最精彩的一笔。

陆元衡皱了皱眉头。

平时想请都请不来，多好的机会。陆司令，你干过军区机关，还不比我明白？

陆元衡得到启发，你这一说我倒是明白了——演习预案不能改变！

童立新怎么解释,交警就是不放行。童立新来了火,你这人?谁还骗你啊?不信你可以看证件嘛!

楚淮海下车拉住了童立新,算了算,人家也是在执行公务。

童立新很尴尬,首长,你看这……

楚淮海拉了拉身上皱巴巴的老头衫,这事不怪你,是我坚持绕道走的。收获不小啊!我的GPS又多记录了一条新路。

童立新嘀咕了一句,魏师长他们等急了。

楚淮海一愣,他们知道我要来?

童立新点点头。

楚淮海面露愠色,我不是不让你通知吗?我这次下来就是想到部队转转看看,又没有说非要看演习不可。你呀……楚淮海笑嘻嘻地走到交警跟前,同志,前面在闹个什么呢?

交警没好气地,这,你还看不出来?

耳边传来马蹄声,楚淮海抬眼望去,陆雅池居中,乌兰和乔麦陪伴左右,三人拍马而来,楚淮海看呆了。转眼间,三人已到楚淮海面前。楚淮海以为是挡了道,赶紧往后退了两步。

身着军装的陆雅池一眼认出了楚淮海,连忙下马,上前敬了个礼,首长,你好!

楚淮海惊奇,你是……321 师师医院……陆元衡的闺女……

我是陆雅池。

你看我这眼力……

陆雅池笑笑,首长您怎么在这儿?

这话该我问你。今天是草原上的什么好日子?

蒙族兄弟在开那达慕大会,师里派我和乔护士来搞保障。

乔麦向楚淮海行军礼,首长你好!我叫乔麦。

乔麦?现在可是金贵得很啊。

乌兰跳下马跑了过来。

陆雅池分别为两人作了介绍,这位乌兰姑娘是来接我们的。这位是我们部队的首长。

乌兰热情地向楚淮海行礼,首长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

那达慕。

楚淮海乐了，好啊！那达慕，我几次想看都没看成，今天托这位交警同志的福，车走不了了，可以如愿以偿了！哎，我怎么去啊？

乌兰递过手中的缰绳，您骑我的马吧。

那你呢？

乌兰吹了一声响亮的唿哨，几匹在不远处吃草的马跑了过来。

楚淮海乐不可支，翻身上马，好久没骑马了，今天可以过把瘾了。

童立新跑过来挡住马头，首长，你不能骑马，骑马不安全。

哦，坐车就安全了？你别忘了，我可是骑兵出身。

童立新继续恳求，魏师长他们在等你呢。

我又没有让他们等。你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见面我会找他们的。
你让小钱把车挪到山坡那边去，做好饭等我回来。走！

楚淮海一拉缰绳，与陆雅池、乌兰策马奔向草原。

童立新闪到一边，傻了。

交警凑过头来，这老头真的是首长？

童立新把火全撒在了交警头上，全是你他妈惹的祸！

7

肖书悦、冯远东正带着一伙人用洋镐铁锹在山口动土，坡下传来汽车喇叭声。两人循声望去，庞承功亲驾越野车飞驰而来，一个九十度的转向，恰到好处地停在他们跟前。

田青河上前打招呼，我们庞团长特来拜访贵团康团长。

康凯闻声疾步赶来。随便敬了个礼，嗨，两军对垒，剑拔弩张，庞团长竟敢单刀赴会？

庞承功回了一个礼，看来康团长熟读《三国》啊，我只记得外婆讲的“狼来了”的故事。

康凯伸出手去，虎落草原，狼不能不来啊，要不，虎怎么自称兽中之王呢？

庞承功伸出手去，看来虎狼真有一争。

康凯看庞承功手上戴着洁白的手套，略一犹豫，但还是握住了对方戴着手套的手，顺势把庞承功的手拉到了胸前。两个人对视着，两只手较上了劲。

庞承功不失时机地松开了手，都信息时代了，比手劲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到了星球大战时代，较劲的还是人。大战在即，庞团长不会是礼节性地来拜访对手的吧？

庞承功指着战士们正在开挖的坡道，明人不说暗话，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肖书悦赶紧接过话头，为你们开辟胜利通道啊！按演习预案，你们红军在最后总攻的时候，要从这里冲上去，把胜利的红旗插到那个山顶。

你自己看看，这坡弄得这么陡，坦克开上去不翻个啦！

我们不是正在修整，为你们铺平胜利之路嘛！

老肖，我们都是当参谋长的，还是多出好点子，少出歪主意。

我哪有你红参谋长的水平，咱蓝军根本就不需要主意。

军中无戏言，我问你，这条路原先的坡度是多少？

肖书悦支支吾吾地，……不太清楚。

田青河替他说，22度。现在你把它弄成多少度了？

肖书悦说，这我倒没有测量过。

田青河目测了一下，至少在30度以上。坦克爬坡的极限是30度，这个常识肖参谋长不会不知道吧？

肖书悦嬉皮笑脸地，30度那也是低度酒，凭庞团长和田参谋长的海量……

康凯转身狠狠地瞪了肖书悦一眼，搞什么名堂！

康凯回身对庞承功，庞团长，你的来意我明白了，我们决不会让你为难，一定确保你们顺利夺取胜利。

庞承功疑惑地，是不是在跟我唱双簧戏？

康凯说，对手戏都演不好，哪还会唱双簧？既然是摆练，一切都按预案进行，这是纪律，没什么可说的。如果有机会跟你实打实干一仗，那就另一回事了。

庞承功再次伸出手，好，一言为定。

康凯诚恳地握住了庞承功戴着手套的手，祝你成功！庞承功嘛，一定成功！

庞承功矜持地笑了笑，提前感谢你的慷慨！康凯，一定慷慨！

两人哈哈大笑。